

守护一座古厝的记忆

龚馨雅

驻留在一座有记忆的古厝前，人心的侮慢，会自然而然、悄无声息地过滤，哪怕一点点轻佻的流露都是莫大的不敬，你都会羞惭自责。也许这是人类的一种共同本能，是对岁月的致敬，也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不由自主的敬畏和敬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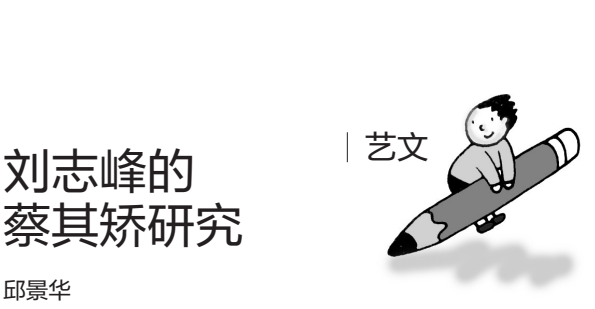
每一座建筑都是有记忆的，有时候它们的记忆比人更恒久更悠远，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人在岁月里幻影般匆匆而过。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高谈阔论，在繁衍更迭里消逝，在时间里生长延续然后轮回。而一些悠远岁月里的建筑物替沧海桑田保存了记忆，那些记忆里的笑容，声音渗进了每一块石头的缝隙里，钻进了木头心里，弥漫在空气的每一丝气息里，一日一日地，涵养了这些建筑的容颜和气度，让每一个经过的脚步和身影都不由自主慢下来，想走近它们，走进它们的时光记忆里。

红砖燕脊，上落下落，整齐干净，皇宫起的大气典雅完完整整地在这座建筑里被复刻下来。灯笼垂挂，雕梁画栋，四柱赤重，匾额方正，几个鎏金大字“布政使”映入眼帘，没有一双眼睛不被它的古色古香和温润庄重所吸引，这就是当年曾任四川布政使的洪富故居。洪富，晋江钱屿（今晋江市西园街道屿头社区）人，明代进士，为人清正廉洁，乐善好施，为世人所铭记赞颂，“两袖清风只为民，家有清规世代传”。这静默的古厝，在这里见证了许多的的人和动人的故事，它无法一一倾诉，沉默如缄。可是啊，那些古厝砖石的记忆里一定还清脆地回响着当年洪富大人的囊橐方步和字正腔圆的诵读声；它们一定还记得那清癯苦谈的身影在深夜烛光里摇曳；它们一定还没有忘记洪大人掷地有声的谆谆教诲：清正廉洁，贫困守志……

犹记得当年的洪富大人，也曾志得意满，踌躇京华，欲展宏图。宦海浮沉皆是性情，他宁可不问权贵折腰，也要堂堂正正、清清白白为官做人。深藏功与名，洪富毅然回归故里。古人云：君子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他不仅独善自身，还惠及族人乡人。这里的一石一木都濡染过洪富先生的濯濯清风，所有的记忆都不曾磨灭，它们知道，这些记忆早已铭刻在口口相传的家族训言里，拓印在世世代代的瞻仰践行里。有青阳乡贤祠的《青阳乡约记》为证，当年的洪富先生为褒扬青阳乡绅庄用宾，以他为表率，移风易俗，撰写《青阳乡约记》为训。庄用宾是洪富的弟子，可窥见老师的礼贤下士风格，其用心良苦也赫然于世。想必当年的洪富既欣慰又自豪，这碑刻上筋骨铮铮的字迹溢满了一位长者对后人的殷殷期许，一笔一画，肃重如许，威严如是，行文不长，可是，字里行间的“忠孝廉节”教导重若千金，沉如磐石。它的沉沉分量，成为一代又一代洪氏族人以及晋江人的责任传承，恪守于心，代代铭记。

时代是风，风里的记忆容易飘散湮灭，唯有那些铭记传承的记忆，会成为时间的灯塔，悬挂在每一个时代的天空之上。洪富故居一而再地重修重建，它始终在潺潺不息的时间河流里坚固挺拔。时间再强大，终是无法与人类绵延之力抗衡，它们可以风化一切坚硬的、柔软的世间之物，但它无法风化吞噬那些镌刻在血脉里的基因记忆。

如今的洪富故居不只是一座古朴风格的古厝，它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洪富故居纪念馆。来这里参观瞻仰的人络绎不绝，人们自觉自发守护着这座古厝的精神记忆。读书明理、廉洁清正、助人为乐，这座古厝的记忆在这里遍地开花，它终究成为一块丰碑，成为晋江精神绵延不绝的文化之根。



刘志峰的蔡其矫研究

邱景华

这几年来，刘志峰的蔡其矫研究，在收集史料方面很有成绩。

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有：在《热风》（《福建文学》的前身）发黄发霉的合订本上，发现了蔡其矫的长诗《韶山之歌》刊登在《热风》1961年第5期上。当他用微信给我照片，我高兴得直搓手。在很长的时间内，蔡其矫研究者一直认为《韶山之歌》是未刊稿。我最早是在蔡三强传给我的蔡其矫手稿上看到这首诗。手稿上注明创作时间是：1961年4—6。后来，我渐渐产生了疑问：1961年6月，“军婚案”还没有发生，写的又是歌颂领袖的革命题材，为什么蔡老不寄出发表？他后写的《九鲤湖瀑布》，还发表于《诗刊》1962年2月号呢！

志峰发来的照片，为我解开了心中的疑团：原来早就发表了！只是我们不知道！

后来，他把这一发现转给海峡文艺出版社，《蔡其矫全集》的责任编辑才在这一首长诗的后面注明“首发于《热风》1961年第5期”。

蔡其矫《韶山之歌》，这首长诗写作和发表的再发现，对于我们研究蔡其矫1961年的思想和艺术有很大的帮助，它提供了实证的史料。志峰功莫大焉！

另一个重要发现，是买到了蔡其矫1954年在中国作家协会讲习所印制的《惠特曼诗选》，署名“其矫译诗”。这是蔡老当年讲课时发给学员们的参考资料。我最早是看到诗人胡昭写的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期，蔡其矫在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的课堂上给学员们讲惠特曼，用的是自己的译本，北京的誉写社做得很精美的油印本。惠特曼是蔡先生师法的诗人之一，因此讲得很精彩很有感情，引用诗句朗诵做着手势，声调铿锵。

从此，我就特别留意寻找这本“其矫译诗”的《惠特曼诗选》。后来，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以500元买到蔡其矫的另一个讲稿《惠特曼的诗》（油印本），但一直没有看到这本《惠特曼诗选》。在蔡其矫的诗歌研究中，他与惠特曼的关系是研究的重点之一。他自述，在1942年从沙可夫那里借到英文版的《草叶集》，就开始借助商务版的《英文小字典》开始翻译。而这本“其矫译诗”的《惠特曼诗选》，应该是在20世纪40年代翻译的基础上的继续和提高。新中国成立后的诗界公认：惠特曼的中译诗，蔡其矫译得最好。

志峰花重金买到这本《惠特曼诗选》，并没有作为独家资料珍藏起来，而是立刻告诉我，并在“晋江蔡其矫研究”的微信群里公开了这本诗的封面、目录和相关信息。并且决定：要用扫描仪扫描，印制一本，送给需要的诗友们。我收到他馈赠的这本——我盼望多年的“其矫译诗”的《惠特曼诗选》，心情是何等高兴！

我欣欣然、飘飘然地翻阅这本1954年印制的珍贵史料，既回到蔡老当年“试译”的历史场景，又充分享受现代技术带来的成果——不再是发黄易碎的纸张，而是一本光洁的“新书”。有了这本书，蔡其矫与惠特曼20世纪50年代的关系，就有了实证的资料。研究两者的关系，就不再是推测，而是有了根据。不仅如此，这本译诗集收入蔡译17首，《蔡其矫全集》中的惠特曼译作只收入3首，还遗有译作14首，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志峰于蔡其矫史料层出不穷的独家发现，对于当下的蔡其矫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和贡献。



老宅依旧笑春风(国画) 杨兴格

四季

夏日的气息

蔡安阳

风，吹过夏天，沉闷悄然散去，倦鸟驮着夕阳，在灰蓝而幽远的暮色中飞翔。袅袅的炊烟斜过那株华荫如盖的古榕，次第升起。

轻嗅着夏的气息，脑海里关于夏天的记忆，犹如一幅幅画卷铺展开来——

我的老家在晋江农村，村头的河边上有棵苍老郁葱的大榕树，它盘根错节、长髯倒垂、枝叶婆娑。在夏日里，骄阳似火，唯有它在铅灰色的房屋之间，撑开遮天巨伞，摇曳着赏心悦目的青翠。榕树下一条长长石板更是人们的“宝座”和“凉床”，为那些因在田间劳作而晒得黝黑的人们提供一处纳凉的地方。

我的父亲也是这里的常客，每当父亲忙完地里的农活，总爱坐在大榕树上的石板条上抽一袋烟。若我不在，他还能享受这份清闲与自在；若赶上我放学回来，一定会缠着我为他卷哨笛。父亲拗不过我，便熟练地从榕树枝上摘下一片绿叶，卷制成一支小小的哨笛，放在口边，吹出单调而淳朴的哨音。此时此刻，我的心像一只小鸟，伴随着哨音展翅高飞，飞过葱郁的大榕树，飞翔在苍茫的群山之上……

炎炎夏日，突而其来的一场雨水丰盈地调和了盛夏的酷热，干涸的大地经历了雨水的洗礼，很快便呈现出一片盎然生机，尤其是雨后的菜园里，美不胜收：半青半红的西红柿挂着晶莹的雨珠，宛如羞涩的姑娘一般，用绿叶遮掩；细长的黄瓜仿佛精雕玉琢的挂件，在藤叶间绽放光彩；茄子更是洗净铅华，换上了光彩夺人的紫色外衣，尽显神秘；加上嫩绿的生菜、翠绿挺拔的茼蒿，菜园里真可谓生机勃勃。而眼前的一切，都是父母带领着我们姐弟一起开垦、种植的，每当母亲让我到菜园中取菜，我总要把所有果实细数一遍，才肯罢休。

也许菜园中的菜长得太好了，不知何时园里竟然多了一位不速之客——兔子。

面对这只“菜园破坏者”，父亲提议把它施了改喜伙食，而善良的母亲打算把它养在院子里。自此，我便又多了一项工作——割兔草。

夏天小河边、山坡上到处是肥嫩的兔草。在母亲的指导下，我很快就学会了辨认哪些草鲜嫩，是兔子喜欢吃的，哪些草兔子不喜欢；学会了如何使用镰刀割草：左手一揽，握住一股草，右手的手腕贴着地面，往怀里一收，“咔嚓”一声后，一把鲜嫩的青草便妥妥地割了下来。

在河边割草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带个罐头瓶子，在里面放点馒头屑、煎饼渣，就可以去逮好多小鱼。可是母亲总不放心我一个人靠近河边，后来便把我指使到山坡去割草，我虽不情愿，但也只能乖乖照做。每次割完草回家，邻居总会投来羡慕的眼神，这时候，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如今，割草于我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回忆，但是每每想起，那草的清香，带着夏日的回忆便涌入心头，内心顿觉温馨无比。

一天中最愉快的时间，就是夏日的傍晚。人们在一天的辛苦劳作后，不约而同地坐在小巷子里乘凉，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向晚的微风，穿过小巷，越过高墙，摆动着绿绿的爬山虎，晃动着晾晒的衣服。三五个孩子围在一起，分享着一毛钱的雪糕，彼此之间毫不嫌弃……

闭上眼睛，唇齿之间仿佛依旧回荡着雪糕的甜爽，那是夏日的气息，更是无比珍贵的记忆。

公园小记

雷海红

村子里有一个小公园。公园虽小，却是平时村民休闲的好去处。

园里有花有树。树不多，以榕树、凤凰木为主，还有少量的软叶刺葵、黄葛树和柏树。树下植有七里香、朱槿等花。七里香花瓣洁白，花香馥郁；朱槿花火红，花瓣显得有点特别。

入夏，连绵的雨水让榕树的气根又长长不少，有的从树枝上垂挂下来，差点触到地面。七里香开花了，花儿星星点点，像点缀在蓝色天幕上的星星。此时，园里的凤凰木已经长出了羽翼状的叶子，但还没有开花，树枝上仍可见一把把大刀似的果荚。几棵稍大一点的小叶榕身上缠绕着装饰用的小灯泡，它们将为公园营造一个温馨的五颜六色的夜晚。

园里有一个小广场，仿佛它的出现是为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准备的。夏天一到，每当夜幕降临，大妈们就不约而同从四面八方涌来，手挽的音响播放着令人血脉贲张的音乐。她们扭

舌尖上的父爱

艾科

定居都市多年，味蕾愈发挑剔，以致时常不知该吃什么充饥。茫然无措的时候，总想回到乡下老家，寻觅儿时的美味。于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末，我再度拖家带口返乡觅食。

见我们回来，父亲像过年一样使出浑身解数下厨烧饭，通过一番煎炒烹炸，一桌美食呈现眼前——煎黄鱼、炒鸡柳、烹黄鳝、炸圆子、炖土鸡、卤猪脚、蒸香肠、煨鱼汤，道道量足味美，盘盘清香四溢。父亲开心地拿起筷子将鸡腿夹至半空又悠然放了回去，他笑着说：“你们都很讲究卫生，想吃啥自己夹，吃得越多越好！”我和妻子、女儿面面相觑，虽然不太想吃油腻的食物，但又不能辜负父亲的良苦用心，于是便端碗举箸开始用餐。

父亲的厨艺依然精湛，虽无法同星级大厨媲美，但在这清幽的乡村也堪称翘楚，让我难挑瑕疵。可是天真的女儿却沉不住气，她边吃边点评每一道菜的缺点——黄鱼煎得微老、圆子炸得稍咸、土鸡炖得不烂、鱼汤煨得太咸，米饭里如果能再放点粗粮进去味道会更……

我用眼神示意情商欠缺的女儿赶紧住嘴，可她不但浑然不觉，而且依旧振振有词：“爷爷，如果我不实言相告，您将永远不知改进，自古就是忠言逆耳呀。”我用眼角的余光，瞥见父亲的脸上非但没有一丝不安，反倒心悅诚服地接受了孙女的建议。他瞥我一眼后，含沙射影地对宝贝孙女说：“做人就要诚实呀，你不像有些人，只会用溢美之词敷衍我。”闻听此言，我的脸颊瞬间燃起一片红霞。

女儿的净言让我突然心生畏惧，我已记不太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厨艺向来精湛的父亲开始拿捏不准作料的分量，而且他的饮食开始倾向重油重盐，这对健康十分不利。于是，我委婉地对父亲说：“老年人的饮食要注重清淡，重油重盐有害健康。”父亲和谒地解释说：“说来也是奇怪，每次炒菜出锅之前我都会品尝，就是因为尝过之后感觉味淡所以才多放了食盐，可是等我感觉味道适中后，你们吃起来却已经咸了，难道是我的味蕾出了问题？下次我会多加注意。”

父亲采纳了我和我女儿的建议，但我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我生怕父亲的健康机能也像味蕾一样悄然退化，于是继续对他说：“咱家菜园里种了那么多新鲜蔬菜，可你一样也没煮，你煮的全是油腻的荤菜，让人着实没有太大胃口。”我在城市生活这么多年，常年食荤久坐导致轻度脂肪肝缠身，其实我们回到乡下，就是想吃咱自家地里的新鲜蔬菜。”

父亲恍然大悟，他惭愧地慨叹道：“你看看，你都这么大了，我还以为你像小时候那样，见到荤菜就走不动路了呢。在咱庄稼人眼里，荤菜才是好菜。”父亲的一句话，勾起我的许多童年往事，一抹酸涩在心底翻涌。

翌日，父亲做了清炒茄丝、青椒鸡蛋、醋熘土豆丝、毛豆炒肉和南瓜米粥，配上昨天剩下的荤菜，一桌营养均衡、色香味美的农家宴席赫然映入眼帘。我和妻子、女儿胃口大开，顾不得太多礼仪便大快朵颐起来。一旁的父亲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小声说了一句“馋得还像小时候的样子”。我抬头看着父亲的皱纹和银发，感动得差点笑出泪来。想来我已年届不惑，理当带给父亲体面安适的晚年生活，而不是动辄就像旅游一样，拖家带口回来将他“折腾”一番。

在城市打拼受挫时，我总会想起乡下的父亲，想念他做的既饱含深情又抚慰心灵的美食。那种自我童年开始就在舌尖上种下记忆的味道，是我在异地他乡拼搏奋进的动力和根基，不管我身在何处，它都会牵引着我暨路前行。只是如今父亲老了，体能大不如前，味蕾日渐退化，可他依然用力所能及的方式，给我提供避风的港湾，为我烹饪钟爱的美食，生命之中有他存在，我永远都是“年幼”的孩子。

期盼时光能够停滞不前，如果我不“长大”，父亲就不会“变老”。那样我就能用孩子般的真情，守护着父亲。



晋江节拍（组诗）

林美聪

伞都东石

请不要告诉我
无休止的海浪和时光
就能蚕食虎啸塔的光芒
一如你不能轻易地说出
一条老街的年龄

阿伯雕花篮里的传统糕点
嘉应庙内的点点宫灯
以及，旧街外的高楼林立
一座海边小镇的不断崛起
来自于千年的古训
和甜蜜幸福的叠加

一把无数双手举起的伞
曾经支起一个海丝起点
也必将撑起小镇走过风雨
去遇见美丽的新时代——

诗意英林

大海给了这座海边的小镇
一片诗意。新鲜而美好的早晨
从一朵睡醒的露珠缓缓起身

风格迥异的云
勾勒出海岸线的起伏
形而逼真的棉花都是
对这座服装名镇的真实写照

一朵浪花的翻滚，开始形成
活泼的艺术，朝霞的出现
使天空和大海都有了
绯红的象征——

一艘渔船划动两支船桨
于是，梦和远方
就找到了拍打的节奏

溜江海岸

一定是最漫长的海岸线
从明清到如今
一头系着溜江村
一头系着大洋彼岸

一定是最曲折的海岸线
从一座座老房古厝到洋楼林立
从海外打拼到返乡建房立业
敢闯敢拼的溜江人在风浪中
拉扯出一条美丽的乡愁

在一阵阵高潮迭起的浪潮中
涌现出一幢幢小学、一处处公园
就连溜江人的幸福感
也随之提升

沿着海岸线，一条狭长的乡情
正伸向辽阔的大海
向辽远的未来无限延伸

西埔清晨

当清晨在一湾湖水中轻轻展开
投下的第一缕阳光
便打开一座村庄的行程

公园里几处早莺殷勤地啼叫着
校园周边的马路上
那些急躁的汽笛声也早已
开始你追我赶

这个季节最好动的风
更是跑上跑下
一会儿窜到树梢
一会儿又呼啸耳畔

在这行色匆匆的节奏中
西埔湿地公园的湖水
却逐渐平静
这个清晨正在和即将经历的一切
都会尽收眼底……

陈山转身

我是亲眼看见一座小山村
在我眼前华丽转身
从灰头土脸的石材矿山
到美丽的公园

是举起的生态环保大旗
挥除了这座小山村长久以来
所有石材业的后遗症——
石灰污染，红砖发白……

才有如今，那一座座
“空中花园”——石观音
秋风亭、望远亭……
徐徐地降落在山顶

一堵立体的壁画墙正描绘着
青山绿水的风景
山林间孩子们琅琅的书声
诵读着幸福的光阴……

作者简介：

林美聪，笔名睿微，现供职于晋江市英林镇英埔中心小学。作品散见《星星诗刊》《福建文学》《福建日报》《晋江经济报》《泉州文学》等报刊。